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

第七冊（上諭內閣）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

第七冊

目錄

上諭內閣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一
雍正五年正月	二〇
雍正五年二月	三〇
雍正五年三月	四四
雍正五年閏三月	五七
雍正五年四月	六九
雍正五年五月	八八
雍正五年六月	九八
雍正五年七月	一一九
雍正五年八月	一三二
雍正五年九月	一四三
雍正五年十月	一五五
雍正五年十一月	一七〇
雍正五年十二月	一八三
雍正六年正月	二〇〇
雍正六年二月	二〇五
雍正六年三月	二一六
雍正六年四月	二三〇
雍正六年五月	二四一
雍正六年六月	二五三
雍正六年七月	二六八
雍正六年八月	二八五
雍正六年九月	二九四
雍正六年十月	三〇三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三一二

雍正六年十二月	三二二
雍正七年正月	三二三
雍正七年二月	三四〇
雍正七年三月	三五五
雍正七年四月	三六六
雍正七年五月	三七六
雍正七年六月	三八九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上諭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向來官兵凡在內地行走者例不給與口糧朕思內地亦有遠近之分行走不無遲速之別宜酌加恩澤以獎勤勞今建昌官兵因進剿賊蠻已經深入梁山此地舊稱險遠並非內地可比而賊徒金格等潛匿荒僻之區尚未授首現在官兵各處搜剿奮勇効力甚屬可嘉查前歲進剿南坪時官兵俱經給與口糧今進剿梁山官兵著亦照南坪之例一體支給口糧以示朕撫恤兵丁之至意

雍正四年十二月

初三日康親王崇安等奏請將大逆不道之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奉

上諭阿其那塞思黑心懷不軌亂我國家大奸大惡不忠不孝造背至逆天之大罪諸王大臣遵依國法欲將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按律正法理所當然從來史冊中反叛篡逆之人則有之而未叛之先即公然敢與君上抗拒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如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者實自古未聞也但阿其那塞思黑之大逆不道雖著而反叛之事跡未彰其妻子從寬免其正法塞思黑之妻逐回其家嚴加禁錮阿其那塞思黑之眷屬交與內務府總管給與住居養贍四保既係

過繼尼雅哈母之人著仍留伊家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部屬奉差督學不必出缺奉
上諭凡郎中等官奉差提督學政者若將員缺不行另補恐部中辦事乏人所議尚未周詳朕意凡部內郎中等官膺督學之任則加以編修檢討之銜使其名實相稱其員缺另行銓補俟伊任滿考察之後仍歸本部補用如此庶為妥協著九卿定議具奏

又刑部摺奏廣東廉州府參革知府李元偉直隸慶都縣參革知縣劉紹會並山東解任充寧道楊三炯與查嗣庭私書來往口供奉

上諭李元偉求查嗣庭致書轉託陳世倌一案李元偉

雍正四年十二月

既稱關防嚴緊不能投遞何以第二次又求查嗣庭寫書致託此處爾等未曾詰問劉紹會求查嗣庭囑託蔡珽一案劉紹會供稱查嗣庭向蔡珽說與不說不知道等語今查嗣庭現在爾等亦未質問二件問語俱遺漏但再行審問其罪亦不過如此此輩營求請託寡廉鮮恥之人加以咎責乃其自取李元偉劉紹會已經革職楊三炯亦著革職俱交刑部照例笞責以為無恥營求者之戒

初五日奉

上諭覽署理山東巡撫印務侍郎塞楞額奏摺內開原任山東巡撫蔣陳錫名下應追監穀銀兩一案塞楞

0006457

額所奏甚屬公平著照所請行文湖廣浙江二省將原經手捐穀之許大定蘇稷卽速解往山東質對清查舊案從公完結陳世倌奉旨清查此事爲時已久尚無頭緒卽此可見陳世倌不能實心辦事又如蘇努之子發往山東者乃獲重罪之人陳世倌並不管束聽其家人在外往來自如且當日李樹德曾餽送隆科多銀數萬兩陳世倌隱匿不代爲奏聞又如修理太行堤工程現據王沛檀查審得博爾多程光珠等將本省公捐俸工銀兩侵蝕人已陳世倌雖未染指而屬員作弊伊竟知而不問似此則陳世倌在任因循怠忽瞻徇之處甚多朕初意以其有益於地方故令在任守制令其行事若此於地方何所裨益著不必在任守制山東巡撫卽務仍著塞楞額署理候朕另降諭旨

又奉

上諭時值祁寒怡親王忠誠爲國躬冒風雪不憚辛苦其隨從人員雖理應隨王行走但因公効力值此半月嚴寒之時伊等必皆勞頓凡王屬下人員不論在家在外官員等各賞銀二十兩護軍披甲執事太監等各賞銀十兩

初七日奉

上諭御史謝濟世特叅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贓壞法等

欵以田文鏡之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乃天下督撫中所罕見者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無而謝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叅田文鏡朕不知其何心從前聖祖仁皇帝見科道官員朋比作奸互結黨與潛通聲氣網利徇情私賣本章嚇詐財賄薦舉悉出於請求叅劾多由於囑託至於請開捐納請開礦廠種種情弊不可枚舉及至敗露之後則藉口風聞言事未曾確訪以此解免其罪此等惡習深可痛恨是以

皇考屢降諭旨切責至再至三並停止風聞言事朕卽位以來因初理政務惟恐未能周知是以令滿漢文武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蓋欲明目達聰盡

去壅蔽以收實效也乃科道等官所密陳者未見有裨益政治之事而科臣崔致遠等挾私妄奏不遵國憲朕是以停止科道之密摺令其專用本章而猶恐其惡習尚存頗風不改是以諄諄訓誡往復周詳誠以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關係甚重欲正人心端風俗必自科道始科道無私方能彈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爲言官可以自簡從事而胸懷詭詐聽人指使顛倒是非擾亂國政此等之人實大有害於人心世道爲國法之所斷不可容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然審其緩急權其輕重誅戮諫官之過小而釀成人心世道之害大也古人云禮義不愆何恤于人

言朕爲天下主豈惜此區區之小節而忘經國之遠圖哉謝濟世身爲御史不聞別有建白而獨將巡撫中秉公持正之田文鏡加以貪贓壞法之名特疏糾參且自稱風聞言事顯悖

聖祖仁皇帝之諭旨而於欽差大臣審定之事盡欲翻案並將各案始末情由及田文鏡之納賄徇情諸事委曲描寫若伊在旁目覩者則其受人囑託聽人指使欲傾陷田文鏡以快其報復不問可知矣若不嚴加訊問則如鬼如蜮之伎倆得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端乎著將謝濟世革職令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嚴訊務將其中實情審出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五

不得稍有含糊倘九卿詹事科道中有謂言官不應加刑者亦卽據實陳奏不得面從而退有後言謝濟世由翰林揀選補授御史著將揀選之翰林院掌院交部察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黃振國汪誠等照律治罪奉上諭黃振國係大計參革之員因蔡珽在朕前力薦是以特用爲河南信陽州知州乃黃振國不知感戴朕恩但知倚仗蔡珽勢力恣肆妄行索取賄賂經田文鏡據實糾參比時朕諭蔡珽曰黃振國背朕深恩負爾薦舉田文鏡不稍瞻徇卽行參奏於爾大有裨益爾當深感田文鏡而痛恨黃振國方得大臣公忠之

道若不如此則與年羹堯無異矣乃蔡珽不遵朕訓固執私心自黃振國被參之後不但深恨田文鏡且於朕前懷怨望之意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在朕前力爲黃振國汪誠卽言綸稱寃且言田文鏡欲致死黃振國以滅口隨經欽差審理並無影響今謝濟世又特參田文鏡其中言黃振國汪誠卽言綸諸事一一與李紱之言脗合蓋李紱原係蔡珽門下又曾受其薦舉而黃振國則蔡珽保薦之人故私相固結如此從前朕有明旨凡屬員被參負屈者俱令赴都察院申訴使黃振國等果有寃抑亦只應赴都察院辨理而乃暗中要結多人造作無影響之言此倡彼和

雍正四年十二月

六

始則令李紱密陳於朕前今又令謝濟世顯參於章奏公然結爲大黨撓亂國政顛倒是非實係大光棍今既事事敗露若不嚴加懲創則朋奸結黨之風不能止息有害於世道人心不淺黃振國應照光棍例立斬至於汪誠以借貸鹽商銀錢被參其處分不過止於罷官並無累及身家性命之處乃汪誠各處營求冀翻前案李紱謝濟世相繼爲之辨雪此等鑽營不法之徒斷不可不重加懲治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此二本著發還刑部等衙門另行具奏卽言綸比附匪黨鼓動李紱謝濟世爲之陳奏又如原任革職唐縣知縣闕敞以行賄被參乃不安分守法營求俸

鎮寄信與隆科多稱揚其善以圖僥倖邵言綸關險均屬可惡著僉妻發邊衛充軍凡地方督撫大吏所管屬員不下數百人一時訪問不確叅劾之間或有屈抑亦事之所不能免被叅者惟有安於義命靜候朝廷定奪乃爲臣子之道豈有結黨橫行造言生事蠱惑大臣科道官員傾陷其上可以快其報復之理况田文鏡之所叅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等各案經欽差審明本無屈抑而伊等輒敢肆無忌憚若此朕若不秉公執法以儆刁風則天下督撫尚可爲乎卽如江西道員孫蘭苾因事解任之後私致書與查嗣庭辨白其枉將來審明之時若孫蘭苾無過則已倘有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七

過而向人強訴必重治其罪謝濟世奏稱若將田文鏡治罪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百爾臣工咸知儆戒今朕特將黃振國汪誠治罪以快中州士庶之心以爲百爾臣工之戒

又工部議奏宏號廠存貯木植交與該總督及道員等分賠奉

上諭本內議將宏號廠存貯木植著落地方官員賠還又議稱以大改小併堪作燒柴木植變價解部等語此項木植旣著落地方官員賠還應將現有木植或給與地方官員或變價還項其不敷者再著落分賠方合情理所議未詳著再議具奏

又浙江總督李衛查奏李維鈞家產奉

上諭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不徇情面一一查出可嘉但叅奏李維鈞婢妾一節未免過刻不合大體此事不必議覆若云請追誥命李維鈞旣已獲罪革職自有定例何必特行叅奏凡大臣審理公務只當就事論事不必於事外苛索攻發人之陰私如蔡珽從前奏稱曾於北直旅次壁間見一對聯乃譏訕李維鈞家門之事朕比時切責戒其勿言又年羹堯在朕前力言隆科多之妾在家所爲昨慶元之母與其妻又向馬爾賽拉錫悉數其卑賤之行經馬爾賽拉錫奏聞朕俱置之不問朕嘗見好發人之陰私者往往因已身行事有愧於心故意揭人之過以掩己之短如年羹堯素性貪婪故往往以貪婪之名加之於人朕以忠厚之道教天下著將此訓諭李衛知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

八

初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關甚大果能秉公持正據實敷陳方合天下之公是公非而於朝廷政事有所裨益昨日謝濟世叅劾田文鏡貪贓壞法之事爾等滿漢大小臣工今日俱在朕前朕特面加詢問爾等若知田文鏡果有劣蹟謝濟世所叅不誣可卽出班陳奏倘心知田文鏡居官貪婪此時不行陳奏而退有後言則大有虧於臣節尚可以爲人乎朕旣歷

問再四而滿漢大小諸臣衆口同聲僉云田文鏡並無貪婪之事謝濟世所參各款事事皆虛可見公道在人難於掩蔽矣夫身為言官背公懷私朋比結黨將造作並無實據之浮言轉相買囑懲惡糾彈以洩私忿而報宿怨令無知狂悖之人愚弄指使借風聞言事之名以酬報私恩小惠則顛倒是非擾亂國政其有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哉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深知其弊屢頒

諭旨嚴加訓誡停止風聞言事蓋以人君圖治固貴於明目達聰而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則訪聞不確者尚不可採而況於徇私構黨彼此傾陷此等風

雍正四年十二月

九

習豈可長哉朕卽位以來所用在廷大臣外省督撫皆出於至公並無平素熟識之人惟年羹堯傅鼐係藩邸舊屬而此二人罪惡敗露朕卽按律置之於法未嘗稍加寬貸至田文鏡者朕在藩邸時不但不識其面並不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年羹堯來京陞見時言山西年歲歉收皇上宜早爲賑恤朕因降旨與巡撫德音令其查奏及德音回奏稱山西去年收成甚好道途亦無饑民實無可賑濟之處朕以德音身爲巡撫所言如此年羹堯之陳奏或有未確時田文鏡適告祭華山回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澈切敷陳備極周詳朕以田文鏡係告祭之員經過山

西地方閭閻疾苦非伊責任乃目擊民瘼直言無隱深屬可嘉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因遂令田文鏡往山西任賑濟之事田文鏡到彼盡心竭力辦理甚妥卽以田文鏡爲山西布政使令其與諾岷料理山西一應未清案件二人秉公和衷將積年虧空及地方宿弊剔除清理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巡撫石文焯不能任怨任勞實心辦理故將田文鏡調爲河南布政使令其協理旋以石文焯調任陝西卽以田文鏡爲河南巡撫朕之所以擢用田文鏡之原委如此卽此乃田文鏡在朕前營求諂媚之事也及爲巡撫之後三年以來整飭河工堤岸堅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

固河汛安瀾年歲豐稔紳衿畏法正己率屬地方寧謐而每事秉公潔已謝絕私交實爲巡撫中之第一李紱自廣西來京陞見時卽奏田文鏡劾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甚爲冤抑張球居官聲名甚劣田文鏡並不糾參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爲田文鏡監斃滅口又稱田文鏡操守雖好每年有皇上賞給養廉銀二萬兩可以足用如臣在廣西時每年所用不過三千金及李紱奏後將伊一年公費日用開單呈覽共有一萬三千餘兩夫以廣西遼遠而巡撫一年所費如此田文鏡爲河南巡撫則每年公費口用止於二萬兩此外田文鏡並未收受分毫較李紱尚不可謂之

更廉潔乎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依然無恙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而捏造此不稽之言敢於冒昧陳奏也至田文鏡所參黃振國各案皆係田文鏡自行奏請特遣大臣前往審理朕因差侍郎海壽史貽直到豫將各案重審皆已究訊明白定擬具奏其張球一案田文鏡已經認過請罪部議亦於張球諱盜案內已將田文鏡處分矣夫督撫統轄通省地方甚廣屬員甚衆其居心辦事安能盡保其無過田文鏡始而誤信張球爲可用旣而察知其不肖卽深自愧悔據實參奏亦可以解其從前誤用之愆若必追究已往借端苛責則督撫大吏將何道而始能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一

免於指摘乎卽如朕之誤用年羹堯隆科多始見其可用則委任之旣覺其奸回則法治之一皆本乎大中正正之心準乎公是公非之理豈得加朕以誤用匪人之名乎至汪誠邵言綸卽令田文鏡參劾或有未當亦屬偶然之事况汪誠邵言綸皆係庸劣不堪之人田文鏡參處並無冤抑乃謝濟世於九卿議覆欽差所審各案進本之前一日特參田文鏡貪贓壞法各款其中所言黃振國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所奏一一脗合朕思封疆大臣能爲朝廷實心任事卽爲國之棟梁朕之股肱若不爲保護而任人傾陷則朕何顏對天下封

疆大臣乎况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任事不避嫌怨爲國爲民者唯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聽人指使將田文鏡糾參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且田文鏡並不可謂之權要亦斷不能加以貪污之名而謝濟世爲此參奏者其意不過欲使天下督撫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衆人之虛譽保一己之身家而不爲國家實心効力以快其黨錮之私心此種結黨營私排擠傾陷之惡習不可不嚴加懲治是以合內閣九卿等公同研究務得實情將謝濟世正法以爲言官不法之戒昨日有人密奏朕云看謝濟世乃邊遠無知愚蠢鹵莽亡命小人而敢以無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二

理之事妄陳者其中必有大奸大詐之輩暗中指使動以直言敢諫之美譽使激皇上之怒皇上必秉公執法置之重典令皇上有殺言官之名其心術甚爲狡獪皇上旣洞悉其奸此時若行嚴究何情不得况案內必牽連多人而謝濟世斷不肯供出實在指使之人且使奸詐之徒反謂得計等語朕是其奏暫寬此一事今內閣九卿等審問謝濟世時將伊所奏田文鏡各款逐一究訊謝濟世皆茫無憑據俯首無詞則其受人指使情弊顯然李紱前任廣西巡撫謝濟世係廣西人自供曾於本省晉接又於京師相見則平日二人原有往來未必不因李紱有私惠於彼而

欲借此酬報之也謝濟世既自命爲報効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如李紱蔡珽等設有暗中指使之事聞朕此諭不知可自知愧悔與否前朕曾降諭旨凡天下官員有被上司劾劾冤抑者許令赴都察院控訴若黃振國汪誠邵言綸關隴被參情由果有冤抑何不遵旨赴都察院辨理乃黃振國汪誠邵言綸暗結黨援搖唇鼓舌將本身所犯之罪巧爲掩飾布散浮言鑽營李紱密奏朕前今又指使謝濟世挺身陳奏關隴以行賄被劾乃不安本分囑託佟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以圖僥倖在黃振國挾勢婪贓狂妄不法已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七

羅重罪而汪誠邵言綸關隴等處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與請託權要必欲更翻前案報復私仇奸險至此實爲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關隴俱令發遣邊衛充軍正如謝濟世奏內所云如此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而百爾臣工咸知儆戒矣如孫蘭莖互揭一事致書於查嗣庭求其辨雪將來審結之時如孫蘭莖必果無干涉則已若已身有罪而向人強訴必將孫蘭莖從重治罪朕素性不嗜殺人但此奸惡之風不得不殺一以儆百實爲人心風俗計也半月以前朕面諭九卿翰詹科道戒以構黨營私徇情請託言之可謂諄切矣乃今有無理

妄奏如謝濟世者與朕前旨顯爲悖謬可見此風一時難於悛改而朕之所以姑寬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卽加誅也爾等諸臣皆由科甲出身將來爲督撫爲學政果能公忠體國朕必當加恩保護斷不使羨斐之人得以行其傾陷之計倘懷私挾詐顛倒是非朕亦決不姑貸凡此構黨排陷之風朕必加整頓者乃正所以爲爾等諸臣之身家子孫保全久遠之計若諸臣果能遵朕訓旨凡事秉公持平合乎公是公非則上下一心君臣合德永享昇平之福豈不美歟諸臣當共勉之又奉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四

上諭朕在藩邸時披閱經史之餘每觀釋氏內典寶契性宗之旨因時與禪僧相接惟性音深悟圓通能開微妙其人品見地超越諸僧之上朕於西山建大覺寺爲其靜修之所及朕嗣登寶位凡體國經邦一應庶務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見性明心之學與治道無涉且若以舊邸熟識僧人仍令至席京師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且有累於性音之清行而性音亦力辭歸隱遂安禪於廬山隱居寺四年於茲謹守律規謝絕塵境卽本省大吏盡不知不聞也今聞其圖寂朕心深爲軫恤著照玉林加恩之例追贈國師并賜與諡號交內閣撰擬其語錄乃近

代僧人所罕能者著人經藏以彰其真修翼善之功

初九日奉

上諭內大臣馬武抱病危篤勢將不起聞之深為悽惻馬武事我

皇考五十餘年朝夕侍奉不離左右恪恭謹慎事事能體皇考之意從無一件煩勞

聖心之處每當盛暑嚴寒隨從勤勞伊並無幾微倦怠之色朕幼齡時伊抱扶服事備極小心其情事宛然如昨伊為人雖未讀書不能辦理國家政事而侍從

皇考數十年如一日以子臣之情恪之其功較之宣力封疆贊襄朝宁者似為更大且生平曾懷坦白情性和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五

平至於操守一節不過交接之間不能一無所取而枉法貪婪懷私挾詐作威作福如阿靈阿拉錫之所行伊則從無一事此舉朝所共知者朕追念

皇考凡係昔年侍從之人皆加恩眷望其同享遐年况馬武乃年齒最高効力最久

聖眷最渥之人舉朝莫與倫比是以朕聞其病勢沉重悲傷垂涕不能自已屢次降旨欲親身前往看視而諸大臣合詞勸阻至再至三不得遂朕之願若莊親王同四阿哥前往代朕看視朕尚望其痊可倘伊病果不起著照伯爵賜與卹典賞銀一千兩並給與世襲阿達哈哈番以示朕優眷老臣之至意

又奉

上諭烏喇等處地方差使應行馳驛如差員自備鞍馬殊覺拮据伊等心有餘而力不足如何行走辦事嗣後凡此等一年差遣應予馳驛及一年之內如何令其不至拮据之處著該部議奏

初十日奉

上諭今歲江南地方秋雨稍多其江安所屬被水之州縣已令該督撫轉飭有司確查賑恤務使小民得所但聞入冬以後時有陰雨積水未消春麥未能及時耕種恐交春米價漸昂而青黃不接之時更須預為籌及况蘇松戶口繁多民間食米多取給於外販尤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六

當早為留意查江安糧道有存貯還漕一項約計二萬八千餘石安慶廬州鳳陽淮安四府各有分貯留漕之項共計九萬餘石此米原為地方備用而設但恐年月已久未必實貯在倉應差京官一員前往確查並會同江南督撫作何分別留運平糶之法以濟民食但江南地廣人稠恐需米之處此數未必敷用必設法多貯方覺寬裕其應作何採買運送備用之處著九卿速議具奏

十二日

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等覽爾等所奏查嗣庭案內李元偉劉紹曾楊三燭私書囑託情節李元偉因沈元

滄係查嗣庭同年求其轉懇查嗣庭致書囑託陳世倌楊三炯亦因係查嗣庭同年懇其囑託牛鈕可見爾等漢人於同年師生之誼黨比成風平日則交相固結有事則互相袒護實緣請託背公徇私似此類風不知起自何時竟至積錮日深相沿日甚不以爲可恥而視以爲當然以致顧恤私交罔知國法此等惡習實堪慨歎夫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秉公持正共相砥礪以端風俗以正人心所謂以同道爲朋於國家方有裨益今乃往來囑託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正途爲植黨徇私之弊藪適足以敗風俗而壞人心亦何取於科甲出身之人乎卽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上

如趙申喬乃大臣中之有令名者其臨終時囑其子孫有門生二人某某從未謁見若來京不許其登門其子孫遵奉遺言此二門人至於愧悔無地此人人所共知者以趙申喬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習則其他可知矣然趙申喬究因此邀結私心生子趙鳳詒貪婪不法身受國憲未必非其徇私之報應也又如李紱保薦徐用錫稱其人品端方請帶往廣西以爲士子師範而年羹堯則奏徐用錫人品不端若用此小人則君子必受其害等語後李紱又奏稱徐用錫爲君子以參奏者爲小人及朕詢問九卿公論僉云徐用錫實係檢邪小人不可錄用乃李紱仍偏

執已見終以年羹堯之奏奏爲小人並以九卿之眾論爲不公又如陳世倌與陳世倌係本屬兄弟同係科甲出身乃彼此互詆陳世倌以陳世倌爲小人陳世倌又以陳世倌爲小人究不知其果孰爲小人也可見爾等漢人各挾偏私黨同伐異顛倒是非互相爭執竟置公道於不問皆由同年師生之見膠結於中以致若此也向時多有條陳請禁淫詞小說者不知淫詞小說固害風俗然小說中淫褻之詞其害尙小至於師生同年之聯絡聲氣徇私滅公惑人聽聞之邪說其害於世道人心者更大且爾漢人以師生之情同於父子如果視門生爲子弟自當教以忠君爲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上

國立身行己之道今乃教以夤緣請託罔利營私父兄之所以教訓其子弟者固當如是乎爾等由科甲出身者動輒輕視別途之人夫人才何項蔑有古來名臣碩輔不由科甲者甚多卽臯夔稷契豈由科甲乎乃今之科甲出身者不但詆排捐納之人以爲異途卽特舉之孝廉方正亦以其不由科目而譏誚其不文豈知孝廉方正亦未嘗不識讀科甲之人不孝不廉耶甚且進士則輕舉人舉人則輕生監生不思進士果必勝於舉人舉人果必勝於生監乎卽如江浙之人詆山陝人爲愚蠢豈知山陝之人更詆江浙之柔靡如婦人女子也可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轉和議諸報復之理固如是也山陝之人當佩服江浙之交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陝之武如此則文武並濟各効所長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豈不美哉本朝立賢無方非若明代專用科目一途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結黨互相排陷必至撓亂國政肆行無忌朕為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之計豈肯容若輩朋比妄行必至盡斥棄科目而後已此皆科目中之敗類有以致之即有議朕為不重科目者朕亦有所不恤若畏浮言之譏訕而不能果斷者此庸主之所為也只在朕秉公執正可對越

天地神明耳况喪心蔑義之人其是非豈有定準以

雍正四年十二月

十九

聖祖仁皇帝之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髓淪肌為千古帝王所罕觀萬世臣民所感戴尚不免於查嗣庭汪景祺之悖理逆天妄肆譏訕究之徒自取誅戮何損於

聖德之高深乎朕即位以來凡整綱飭紀無不仰遵

皇考之良法美意以實心行實政如果有豐功偉烈大有造於社稷蒼生垂之史冊萬世自有公論即有查嗣庭汪景祺之輩心懷悖亂敢於詆誣者亦必自遭天譴不能倖逃國法究於朕之聲名毫無所損設或朕無功業可紀即有稱功頌德潤色浮詞朕方滋愧亦復何益虛詐之行朕恥而不為也國家用人之道首

重科甲朕於一長可取之人尚必錄用况科甲出自苦志讀書欲為國家報効之人朕豈反置之不用乎且爾等鄉會中式文章知遇師生禮貌人情之常朕亦非概行禁止也但爾等當豁然如夢之醒洗心滌慮痛除積習以竄拔為戒以道義相規期無負於名教務共砥其公忠若為同道之朋則益加勉勵若為同利之朋則力加悛改庶人心正而風俗淳在爾等固永受科甲之恩榮而朝廷亦收得人之實效若執迷不悟仍蹈前愆不獨有玷科甲之名亦且斯文掃地矣爾等欲為忠良之臣輔朕為明聖之主惟爾等是望若爾等甘為朋比小人朕亦無奈受薄待科目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二十

之名而已爾無益也爾諸臣其他之戒之 又奉

上諭今日朕面加訓誨諄切周詳爾等諸臣共相敬聽惟姚三辰之詞色神氣不以朕言為然伊乃浙人必係查嗣庭汪景祺之同類其胸懷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風俗頹壞不堪力加整頓務使痛改惡習浙省之人自應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術不端全無儆懼之意著令其同謝濟世前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使之習觀本朝兵制諳練邊遠地宜姑且免其革職朕觀人頗能洞悉隱微姚三辰居心行事衆人內自有知者亦必共服朕之明鑒也

十三日奉

上諭黃振國汪誠邵言綸關敵俱著提解來京俟伊等到時九卿等傳諭與此四人黃振國汪誠之罪不至斬決監候邵言綸關敵之罪亦不至邊衛充軍乃結黨朋謀鑽營李紱蔡珽爲之稱屈復造作浮言指使謝濟世叅奏翻案欲以傾陷封疆大臣且李紱密奏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不知田文鏡與黃振國有何深讐抑田文鏡有何短處爲黃振國操持而必欲致斃滅口耶朕爲世道人心關係不得不加以重典以儆戒將來是黃振國之死實死於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伊在九泉之下亦當痛恨此三人也朕恐伊等下愚不移至死執迷不悟故著九卿將朕此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三

旨明白宣諭俟回奏後將黃振國正法汪誠著於刑部監候秋後處決邵言綸關敵各充發邊遠地方

十五日吏部議敘平定青海人員奉

上諭從前議敘平定青海功績朕俱詢問年羹堯分定等次朕意以爲年羹堯斷不忍欺故信之不疑皆准所請今只就宋可進賞給三等阿達哈哈番而黃喜林賞給二等阿達哈哈番觀之則從前議敘各官輕重失實不能公平顯然矣著將本內諸人議叙之處交與岳鍾琪秉公分別具奏到日議政大臣大學士等定議具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勦撫仲苗地方寧謐奉

上諭仲苗自數百年以來兇悍不法擾害平民今鄂爾泰石禮哈馬曾伯率領弁兵前往勦撫成功甚速地方俱已寧謐永無苗人騷擾之患甚屬可嘉著將鄂爾泰等從優議敘在事官員兵丁俱著照軍功例議敘如劉業浚當用兵之時退縮不前者著嚴察議奏十六日吏部侍郎沈近思條奏整飭浙江風俗事宜奉

上諭據沈近思奏稱浙江一省逆種雙生越水爲之增羞吳山盡皆蒙恥等語朕謂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稱上智不移實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其所條陳浙江風俗十款事事切中情弊委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三

曲詳盡甚屬可嘉著發與李衛王國棟照伊所請嚴行禁約

十七日奉

上諭前差學士何國宗等七人前往山東查看河道朕俱給與驛站夫馬廩糧不使煩擾地方其遶道踏勘不通驛遞之處則令該管州縣酌量應付該撫陳世倌自應將如何供應並議定動用何項銀兩給與不使累及官民方爲妥協今據塞楞額奏稱歷城等二十二州縣詳報供應欽差食物車馬等項用過銀兩無項可抵除德州泗水恩縣高唐聊城五州縣情願將用過銀一千五百九十九兩自行捐備不請開銷

外其餘州縣共用過銀七千二百六十餘兩應於何項開銷詳請定奪等語何國宗等查看河道既已給與驛站夫馬廩糧其餘遠道之處地方不遠所需日用之費甚屬有限今覽塞榜額所奏各州縣應付將及萬金之多此皆陳世倌徇情結納逢迎欽差之人任其浮用濫支以博人之稱譽背旨諂媚甚屬無恥有玷封疆之任前何國宗回京卽在朕前奏稱山東巡撫陳世倌甚好並奏及送伊等盤費各八百兩河南巡撫田文鏡無所餽送其詞色之間似有以田文鏡爲不敬欽差之意因田文鏡無可指摘而何國宗等亦但露不足之色又如查嗣庭奉差江西丁士一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五

接待踰格孫蘭苾致書訴冤可見奉差之人在外借端生事情節顯然山東供應欽差濫支之七千二百餘兩並泗水等州縣自行捐備之一千五百餘兩俱著於陳世倌名下賠補以警將來阿諛之風何國宗等不惜地方物力負朕任使交部嚴察議奏

又浙江省在京大臣官員吏部侍郎沈近思等奏謝整飭化導浙江風俗奉

上諭覽浙江大臣官員等謝恩奏摺若果出於至誠感激愧悔交加儆戒勸勉則一二年間風俗可望其歸於醇厚不負朕化導之苦心而爾等身家子孫亦永受其福倘係粉飾虛文則此奏復何益也朕所不取

向來浙江風俗如此爾等諸人中豈無存心邪曲與汪景祺查嗣庭相類者前二人罪案敗露之時朕若一一究問訪察何情不得而朕不忍株連多人曲爲保全爾等當知朕寬大之恩人人感激砥礪踴躍自新朕觀浙江風俗讀書人多非強悍愚蠢聖教所不及如苗獮番獍之可比祇因平時習染既深而一念偏邪埋沒本良致昧綱常大義若將此心檢束循理而行則習俗頃刻變化收效甚速也自茲以往爾等果能洗心滌慮遷善改過朕必知之倘陽奉陰違仍沿故習亦難逃朕之洞鑒勉之慎之

十八日奉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五

上諭謝賜履朕向來原不知其人伊初到山東巡撫任時大臣中數人曾在朕前奏稱謝賜履操守好而才具平常彼時因魏廷珍陞授湖南巡撫所有兩淮巡鹽御史員缺甚屬緊要朕遂將謝賜履補授并授爲副都御史是時山東有貪劣知府陶錦李元龍等數人經朕訪聞確實諭令黃炳糾參並不由於謝賜履之陳奏也而謝賜履自居參奏劣員之功山東之人亦皆歸功於謝賜履則謝賜履之欺世盜名可知矣及伊到兩淮後雖無貪婪之名然一事不曾整頓至於湖廣鹽價一事與楊宗仁爭執伊所辦理亦甚不安及調補兩浙巡鹽而伊因循怠忽以致私鹽充斥

隨臬橫行全不能盡心經理俟朕降旨而後稽查使人歸怨於朕而年羹堯到浙時伊親身昏夜遠接備極恭敬則其工於諂媚逢迎又可知矣今年夏間陞見來京以衰老求退朕觀其言動知其爲詐僞之小人卽伊自稱衰邁不能供職此語亦非實情不過託詞試探朕意朕料其不能爲國家出力故允從其請今伊胞姪謝濟世聽人指使顛倒是非擾亂國政此必係謝賜履心懷怨望平時不以正道教訓子弟以致伊姪背公蔑理狂肆妄行干犯法紀著行文本籍令謝賜履卽速赴京爾等將謝濟世案內情由向伊一一詢問具奏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五

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國家外戚以恭順謙謹爲尚不可驕縱妄行舅舅佟國綱素性乖謬昔爲都統時每薦舉人員無論其人之優劣必強求

聖祖仁皇帝擢用如不俞允卽有拂然之意

聖祖仁皇帝將綠頭籤擲之於地伊猶然無恐懼之色且奏云寧將我都統革去臣所薦無私斷不可不用如此冒瀆無禮

祖每曲賜包容未嘗加以以罪仍置之大臣之列以保全之伊不特不感

聖祖高厚之恩而且時懷缺望後往烏爾布通出兵時

聖祖知其諂劣不可大任一切緊要事務俱不令干預但

令管轄火器營伊心生怨懟及臨陣時伊獨穿出色甲冒單騎馳出鹿角之外以致中鎗身死蓋其平日蓄志忿戾故特有意輕生以辱國體然

聖祖念其既已陣亡仍優卹卹典

聖祖之恩禮外戚始終不替可謂至厚且渥矣其子孫應倍加感激而諸子皆不然其剛愎無禮大與其父相同及朕卽位之後念其爲

太后戚屬且仰體

聖祖推恩至意於佟國綱之祖父特加曠典贈以崇階錫之美諡又勅該部爲之修墓建祠頒賜御書匾額對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五

聯以光祠宇恩施稠疊寵榮備至乃鄂倫岱法海等並不知感戴朕恩反以爲此等異數皆因朕優待隆科多所致其負恩悖義一至於此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如法海乃佟國綱微賤侍婢所生自幼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及讀書長成憑藉外戚之勢濫得科名遂益肆狂縱不知檢束至法海之兄鄂倫岱不孝於父通國皆知法海之生母沒後鄂倫岱不容其葬入祖墓彼此遂成仇敵其父子兄弟之間情誼乖離大率如此法海本屬無能之人

聖祖因伊係舅舅之子且念伊父陣亡故由翰林許擢廣東巡撫其在廣東操守雖好然行事乖張於地方吏